

第二章 聯合中央—青藏戰爭

第一節 甘肅政變

1931年8月25日，甘肅省發生政變，孫連仲舊部雷中田與中央所派視察員馬文車聯手，將新任命的甘肅省政府主席馬鴻賓軟禁。這場政變是蔣介石決心將中央勢力伸入西北的關鍵。藉由甘肅政變中，各地方實力派與中央的互動，討論青藏戰爭前，青海與中央的關係。

(一) 政變發生的原因

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甘肅省政府主席孫連仲率軍東進參戰，僅留雷中田部駐防蘭州，將甘肅政權交由省政府委員王禎主持。當時甘肅政局混亂，地方勢力盤踞，隴南地區為馬廷賢所據；隴東為陳珪璋、黃得貴所佔；魯大昌則是在渭源與隴西以南地區。¹王禎本身無實力，駐防蘭州的雷中田部兵力亦單薄，各地方勢力有趁虛進攻蘭州，奪取政權的可能。鑒於局勢危急，王禎向青海馬麒求援，馬麒派馬麟率一師騎兵協防蘭州，編為甘肅騎兵第一師，馬麟任師長兼甘肅保安總司令，雷中田任副司令。馬廷賢曾率軍兩萬進攻蘭州，為馬麟擊潰退回隴南。中原大戰結束後，王禎代表甘肅省政府通電擁護國民政府，雷中田部改編為中央陸軍新編第八師，雷中田任師長，馬麟率甘肅騎兵第一師移駐涼州，由馬步青接任師長。王禎堅決辭去代理主席一職，國民政府於1931年1月任命馬鴻賓代理甘肅省主席。²中央此舉，無疑借重馬鴻賓在地方上的力量，試圖重建西北政局的安定。

¹ 張慎微，〈雷馬事變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頁 113；蔡呈祥，〈雷馬事變親歷記〉，《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02。

² 張慎微，〈雷馬事變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13-114。

馬鴻賓雖代理甘肅省政府主席，但中央仍有經營甘肅之意。早在 1930 年 12 月 18 日，蔣介石命馬文車、劉秉粹、譚克敏、嚴爾艾等四人為甘青視察員，前往調查甘肅情形。³馬文車一行人於 1931 年 1 月 28 日入甘肅，⁴並在 2 月份進入蘭州時，受到馬鴻賓、雷中田的歡迎與招待。⁵馬文車到甘肅後，不僅調查陳珪璋、黃得貴、魯大昌等地方勢力，馬鴻賓、雷中田各師也在調查之列。顧祝同同時任陸海空軍總司令潼關行營主任，指揮陝、甘、寧、青各省軍務，蔣介石命其將這些地方武力收編，就部隊所在區域委以保安或警備司令名義，待中央部隊入甘後，再整編這批地方武力，另行指定駐地，分別調防。⁶顧祝同依照計畫，授與各地方勢力警備司令名義。⁷沒想到 5 月，廣東陳濟棠、古應芬、鄧澤如聯合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共同反蔣，另組廣州西南國民政府，並誓師「北伐」，揮軍北上，準備問鼎中原。⁸除此之外，蔣介石正對江西中共進行第二、三次的圍攻。顧祝同東調支援，另派楊虎城（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擔任潼關行營主任。廣東的變局與對中共的作戰，造成蔣介石的中央軍入甘計畫遲遲無法實現，甘肅的地方勢力依舊存在。

馬鴻賓從寧夏至蘭州接任省政府代理主席，甘肅各地方勢力存在情形並未改變，蘭州城仍由雷中田部駐防，馬鴻賓從寧夏所帶來的部隊只得駐防蘭州城郊外的小西湖。馬鴻賓上任不到兩個月，馬文車即向蔣介石報告馬鴻賓與雷中田不合的情事。⁹馬鴻賓甚至於 6 月間，移居蘭州城外之小西湖處辦公，¹⁰雷、馬兩人關係惡劣至此。雷、馬兩人不合的原因，根據馬文車的報告，馬鴻賓迭令雷中田部隊調離省城，雷中田亦

³ 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九冊）（臺北：國史館，2004），1930 年 12 月 18 日條，頁 207。

⁴ 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九冊），1931 年 1 月 28 日條，頁 554。

⁵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冊）（臺北：國史館，2004），1931 年 2 月 16 日條，頁 135-136。

⁶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冊），1931 年 2 月 18 日條，頁 140-141。

⁷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冊），1931 年 3 月 4 日條，頁 208。

⁸ 呂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先生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1929—1936）〉，《近代中國》，144（臺北，2001.08）：175-176。

⁹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冊），1931 年 3 月 4 日條，頁 207。

¹⁰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 年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要求寧、青駐軍調回原防，兩人遂生惡感；¹¹根據回憶資料，雷中田部隊雖為中央收編，但僅僅是給予名義，部隊的糧餉仍由甘肅省政府撥給，而省政府常欠薪欠餉，引起雷中田的不滿。¹²

至於馬文車，為何與雷中田聯手發動甘肅政變？馬文車、劉秉粹、譚克敏、嚴爾艾等四名甘青視察員，為蔣介石親自選派前往調查甘肅情形，對他們有一定程度的信任。馬文車到達甘肅時，不但確實調查各地方武力的實際兵力，也將馬鴻賓、雷中田不合的情形呈報中央。馬文車曾多次從中調停馬鴻賓、雷中田兩人，¹³卻徒勞無功。當雷、馬兩人的衝突愈演愈烈，馬文車請蔣介石先派一部隊進入甘肅，以資鎮攝，避免更大的衝突發生，影響全甘的治安。¹⁴蔣介石雖然也有派中央軍入甘的計畫，但似乎不想插手馬鴻賓與雷中田之間的爭鬥。1931年3月11日，蔣介石指示當時潼關行營主任顧祝同，甘肅省政以馬鴻賓主持即可，馬文車不必與聞。¹⁵蔣介石試圖以馬鴻賓這股地方力量對付其他地方勢力，馬文車為中央所派的視察員，蔣介石希望其不要過於干涉甘肅省政，以免介入太深。

7月23日，宋子文提交改組甘肅省政府人事名單，馬鴻賓、楊思、譚克敏、馬文車、張維、李朝傑、賈贊緒、水梓、喇世俊等九人為省政府委員，馬鴻賓兼任省政府主席，楊思兼民政廳長，譚克敏兼財政廳長，張維兼建設廳長，水梓兼教育廳長。蔣介石同意這項人事的安排，¹⁶並於8月4日正式任命。¹⁷這份人事名單可以說是甘肅政變的導火線。馬文車係中央所選派的視察員，這項身分使得馬鴻賓對其多所拉攏，並允

¹¹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冊），1931年3月4日條，頁207。

¹² 張乃恭，〈雷馬事變中之馬文車〉，《甘肅文史資料選輯21》，頁147；張慎微，〈雷馬事變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21》，頁117。

¹³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年10月19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¹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冊），1931年3月4日條，頁207-208。

¹⁵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冊），1931年3月11日條，頁265。

¹⁶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一冊），1931年7月23日條，頁421。

¹⁷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一冊），1931年8月4日條，頁488。

諾省政府該組時，馬文車為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或財政廳長。¹⁸可是在這份改組名單中，馬文車僅獲得省政府委員一職，同為視察員的譚克敏不僅是省政府委員，還兼任財政廳長，造成馬文車心生不滿。而雷中田與馬鴻賓的關係雖然不合，但還未到完全破裂的地步，其原因在於雷中田認為馬鴻賓只是代理主席，不會久留，待中央正式任命馬鴻賓為省政府主席，雷中田連一個省政府委員的名義都未得時，兩人關係完全破裂，¹⁹雷中田遂與馬文車聯手發動甘肅政變。

8月25日下午一時，馬鴻賓自小西湖入蘭州城商議新任省政府委員就職事宜。²⁰馬鴻賓入城後，雷中田下令關閉城門，派一手槍隊前去捉拿馬鴻賓。馬鴻賓發現情況不對，逃到城隍廟中躲藏。²¹由於未捉拿到馬鴻賓，雷中田下令所有內、外城門關閉，避免馬鴻賓逃出城，並加派警察與武裝軍人站崗盤查，人民紛紛走避，商店歇業，全城進入戒嚴狀態。26日凌晨二時，雷中田師向駐紮小西湖的馬鴻賓部隊進攻，砲聲四起，經過八個小時的戰鬥，上午十一時砲聲才止，馬鴻賓部隊撤退至距蘭州七十里的新城一帶。²²馬鴻賓本人則在26日清晨，以「願犧牲鴻賓一人，以免蘭州之糜爛」²³為由，主動求見甘肅省省會公安局長高振邦。高振邦為雷中田部屬，時任省會公安局長，當馬鴻賓主動求見時，高振邦親自將其送往李朝傑寓所扣留，尚為優待，²⁴並未交給雷中田。

¹⁸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四)>，1931年9月3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001

¹⁹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年10月19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²⁰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年10月19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²¹ 張慎微，〈雷馬事變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19；蔡呈祥，〈雷馬事變親歷記〉，《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05。

²²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年10月19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²³ 「馬文車等聯名致電馬少雲（鴻逵）復告甘變情況」，1931年9月25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62。呂德懿係馬文車之妻，馬文車過世後，呂德懿將其所遺留下來的文件，交由金沛仁整理。金沛仁整理出有關甘肅政變的函電稿二十五件，附上說明，刊登於《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參見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54-155。

²⁴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年10月19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馬文車、雷中田與潼關行營主任楊虎城的代表趙晚江，於 26 日上午八時召集黨、政、軍、學、商、工、農各界代表開緊急會議，會議中宣布發生政變與馬鴻賓被扣留，並通過決議，公推雷中田擔任甘肅全省保安總司令，組織臨時政府，馬文車、雷中田、趙晚江、李朝傑、楊思、李克明、陳珪璋、魯大昌、王家曾、喇世俊、裴建準、馬錫武、慕壽祺等十三人為臨時省政府委員，馬文車擔任省政府主席兼教育廳長，楊思兼民政廳長，李朝傑兼財政廳長、喇世俊兼建設廳長。²⁵從這份臨時政府改組名單不難看出，誰是甘肅政變的主謀者。但除了表面上所看到的雷中田與馬文車之外，還有另一名主事者，在背後影響政變的發生。

（二）馮玉祥的支持與中央的態度

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戰接近尾聲，馮玉祥在軍事上節節敗退，計畫率殘部繞道晉南與陝北回師甘肅，但衛隊旅旅長季振同、駐新鄉的孫連仲皆投降蔣介石，劉郁芬部則為楊虎城部隊繳械，導致馮玉祥的實力損失殆盡，回甘肅的計畫落空。²⁶中原大戰後的馮玉祥，帶領少數人退到山西省南部一個名叫峪道河的村子暫住下來，表面上過著隱居的生活，實際上是以此作為掩護，積極聯絡各地反蔣勢力，準備東山再起，沒想到其鼓動石友三進攻張學良，又遭慘敗。²⁷這次的失敗，使得馮玉祥幾無容身之處。1931 年 3 月 25 日，蔣介石指示當時的山西省主席喬震，促馮玉祥離晉「出洋考察」，並願意負擔出洋經費與安全；²⁸1931 年 8 月 23 日，蔣介石又電韓復榘（時為山東省政府主席），希冀其與張學良竭力促馮玉祥離晉出洋。²⁹馮玉祥受此打擊，決心另闢根據地，在甘肅的舊部雷中田成為主要聯絡對象。8 月 7 日，馮玉祥派部下李世

²⁵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 年 10 月 19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²⁶ 李世軍，〈馮玉祥與雷馬事變〉，《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32-133。

²⁷ 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南京，1986.09）：94。

²⁸ 「蔣中正致喬震電」，1931 年 3 月 2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09。

²⁹ 「蔣中正致韓復榘電」，1931 年 8 月 23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軍爲代表，持致雷中田的親筆信函，由晉赴甘肅，指使雷中田用「暴動手段」³⁰發動軍事政變，殺掉蔣介石任命的甘肅省政府主席馬鴻賓，控制甘肅，以作爲東山再起的根據地。

蔣介石對於馮玉祥回西北的野心，早已有所警戒。1931年4月19日，蔣介石電告商震，要其提防馮玉祥與孫殿英竄往西北。³¹但馮玉祥仍以遙控的方式，策動雷中田政變。馮玉祥得知甘肅政變成功後，即電廣州西南國民政府，要求任命雷中田爲甘肅駐軍總司令，陳珪璋爲甘肅陸軍第一師師長，魯大昌爲第二師師長，王家曾爲第三師師長，高振邦爲第四師師長，馬步芳爲第五師師長，³²使甘肅與南京國民政府脫離關係。並要雷中田、高振邦、李朝傑等人，遇事務必共同協商，避免發生矛盾，影響到內部團結。³³馮玉祥所關心的內部團結問題，在「殺馬」的問題上，造成內部的分裂。馮玉祥在甘肅政變前，對馬鴻賓的態度即是政變後將其殺掉，但在政變後，馬鴻賓只被高振邦所軟禁，未加以殺害，馮玉祥一再來電要求按原指示殺掉馬鴻賓，雷中田主張遵照「殺馬」的指示，高振邦卻堅決反對，拒不交出馬鴻賓，兩人爲此事幾乎動武，高振邦甚至聯絡雷中田所部的軍官蔡呈祥，試圖以擁護馮玉祥爲名，進行倒雷活動，³⁴後以蔡呈祥反對而作罷。³⁵雷、高兩人關係破裂，內部的裂痕已無法彌補。

雷中田與馬文車除了要解決內部的分裂之外，還要面對來自外部的壓力，尤其是中央的態度。蔣介石在政變發生後，嚴電痛斥馬文車，謂其任代理主席之舉係背叛中央，如不恢復馬鴻賓職權，必加以聲討，³⁶命

³⁰「馮玉祥致李朝傑函」，1931年8月16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南京，1986.09）：95。

³¹「蔣中正致商震電」，1931年4月1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09。

³²「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年9月1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³³「馮玉祥致高振邦、李朝傑函」，1931年9月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96。

³⁴李世軍，〈馮玉祥與雷馬事變〉，《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39-144。

³⁵蔡呈祥，〈雷馬事變親歷記〉，《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07-108。

³⁶「蔣中正致馬文車電」，1931年9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其速來南京候辦，否則必明令通緝。³⁷馬文車當然不會乖乖赴南京候辦，蔣介石對另一主謀雷中田也施加壓力。9月2日，蔣介石已知雷中田是共犯之一，令其恢復馬鴻賓自由，行使職權；³⁸又在9月6日電雷中田與高振邦，命兩人將馬文車逮捕來南京究辦。³⁹蔣介石此舉目的在於，如果雷、高二人屈服中央的壓力，將馬文車逮捕至南京，政變即和平落幕；再者，馬文車看到此電報，必對雷、高二人心存猜忌，藉此分化其內部。⁴⁰

中央一方面對雷中田、馬文車施加壓力，另一方面還要防制楊虎城的野心。在甘肅政變前，楊虎城與馬文車已有函電往來，⁴¹楊虎城派代表趙晚江赴甘肅活動，適逢政變發生，趙晚江竟與雷、馬兩人串聯，擔任臨時省政府委員之一，兼印花稅局局長。楊虎城因趙晚江參加政變，將其撤職，但繼派的兩名代表杜斌丞、蔣松亭到蘭州後，仍和趙晚江住在一起，進行活動，⁴²不禁令人懷疑楊虎城將趙晚江撤職只是表面動作，其實仍藉著趙在臨時省政府中的職位，繼續在甘肅發揮影響力。政變後，馬文車曾致電楊虎城請求支援討伐馬廷賢，⁴³並在另一則與雷中田聯名的電稿中，有著「倘有驅使，靡弗惟命是從」的字句，⁴⁴對楊恭維備至，其在甘肅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此外，楊虎城與鄧寶珊兩人曾為馮

³⁷ 「蔣中正致馬文車電」，1931年9月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³⁸ 「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年9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³⁹ 「蔣中正致雷中田、高振邦電」，1931年9月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⁴⁰ 根據文史資料回憶，馬文車看到此電報時，大為驚慌，動身東下，在距蘭州城二十里處被雷中田派人擋回。雷中田向馬文車保證說：「有我保駕，中央其奈我何？」馬文車才安心下來。參見張慎微，〈雷馬事變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25。

⁴¹ 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55-156。

⁴² 張慎微，〈雷馬事變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21。

⁴³ 「馬文車以甘肅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名義致楊虎城電稿」，1931年8月28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56。

⁴⁴ 「雷中田、馬文車聯名致函楊虎城表示靠攏，並派李世軍面謁的函稿」，1931年9月23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63。

玉祥部下，關係密切，在甘肅政變發生後，鄧基於甘肅出身，與楊虎城積極干涉。蔣介石恐楊虎城藉由甘肅政變，將勢力伸入甘肅，僅允楊虎城負責調解，⁴⁵協助馬鴻賓維持甘肅治安，⁴⁶擔任輔助的角色；並交代楊虎城囑咐鄧寶珊「勿捲入甘事」。⁴⁷蔣介石表面囑咐鄧寶珊勿捲入甘事，實際上深知楊虎城才是背後的推手，對於甘肅內、外勢力的交錯，有以下認知：

甘肅之事，恐難一時了結，馮玉祥又勾結雷中田，慫恿叛變；楊虎城亦有推鄧寶珊之意。其內情複雜如此，恐非由中央派員往治，不能平也。若馬文車實係不知大體，只想做官，尤令人可惡耳。⁴⁸

因此，政變發生初期，蔣介石無派兵解決之意，如要派兵平定，身為潼關行營主任的楊虎城即可名正言順將陝軍開入甘省，甘肅恐為其掌握。為防制楊虎城勢力擴張，唯有中央派員，才是蔣最放心的解決之道。但中央派員的計畫，卻因為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遲遲未行，甘肅之事被擱置下來，致使寧夏省黨務特派員翟宗濤在政變發生近一個月時，不禁電詢中央具體的解決辦法究竟為何。⁴⁹

（三）各地方實力派的反應

雷、馬兩人除了面對中央，還要面對來自各地方實力派的壓力。前文已提到楊虎城的積極活動，接下來要討論陳珪璋、魯大昌這兩位甘肅當地實力派對政變的態度。在馬鴻賓任代理主席之前，陳珪璋與魯大昌分別以隴東、隴西為勢力範圍。顧祝同任潼關行營主任時，遵照蔣介石

⁴⁵ 「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年9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⁴⁶ 「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年9月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⁴⁷ 「蔣中正致楊虎城電」，1931年9月1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⁴⁸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二冊）（臺北：國史館，2004），1931年9月11日條，頁62。

⁴⁹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五）〉，1931年9月21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118。

的指示，將兩人收編。甘肅政變發生時，陳、魯兩人均不在蘭州，卻依然成爲臨時政府委員，陳珪璋兼甘肅陸軍暫編第一師師長，魯大昌兼甘肅陸軍暫編第二師師長，馬文車並致電兩人，請即日就職，派代表來蘭州出席省府會議，⁵⁰試圖拉攏。但陳、魯兩人並未就職，還派代表向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說明，兩人絕無參與此次政變，⁵¹與雷中田、馬文車保持一定距離，對政變後的發展持觀望態度。

馬鴻賓是回族，馬文車恐甘肅政變導致回、漢問題的產生，引起周圍回族地方實力派的干預，遂致電寧夏與青海的地方實力派，澄清政變係局部問題，與宗教無關。⁵²但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係馬鴻賓之叔父，馬鴻賓被軟禁，馬福祥積極奔走，致電甘、寧、青各部隊勿輕舉妄動，靜候中央決定，⁵³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甘肅政變，使馬鴻賓能從政變中全身而退。但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問題成爲全國上下焦點所在，中央一時分身乏術，甘肅問題拖延日久，最後還是以軍事手段解決。

至於馬麟在政變發生之初，保持中立，基於曾與雷中田防衛蘭州城的共事情誼，和寧馬又係同鄉同教，願做中間調停人。馬麟首先派魏敷滋爲代表，赴甘肅調停，馬文車通電歡迎。⁵⁴雙方協商的關鍵點，圍繞在「放馬」問題。馬鴻逵要求恢復馬鴻賓自由，行使職權，馬麟與馬步芳並向馬文車保證，馬鴻賓恢復自由後，不會向雷中田部隊報復，希望甘局早日安定，不要因政治而牽及宗教與民族問題。⁵⁵雷中田宣稱奉中

⁵⁰ 「馬文車致陳珪璋、魯大昌電稿」，1931年8月28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56-157。

⁵¹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四）〉，1931年9月3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001。

⁵² 「馬文車以甘肅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名義致青海省主席馬麟、臨夏駐軍司令馬眉山、第九師師長馬步芳及青海、寧夏兩省黨務特派員解釋甘變與宗教無關的電稿」，1931年9月3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59。

⁵³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四）〉，1931年9月3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001。

⁵⁴ 「馬文車電覆馬麟歡迎青海省派魏蘭芳（敷滋）到蘭州商洽的復電稿」，1931年9月3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60。

⁵⁵ 「馬麟、馬步芳電魏蘭芳囑向馬文車轉馬少雲東電意見，請速恢復馬鴻賓自由電稿」，1931年9月5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61-162。

央命令扣押馬鴻賓，⁵⁶馬文車則謂馬鴻賓早已恢復自由，與眷屬同住私寓。⁵⁷馬文車、雷中田、高振邦因「殺馬」問題，引起內部的分裂，如今又要面對來自中央與寧馬、青馬等地方實力派「放馬」的要求，使得內外形勢更加嚴峻。由於在「放馬」的問題上無法取得共識，首次調停遂告失敗。事隔一個月，馬麟親自帶兵三團，由西寧至新城，出面調停，蘭州市面張貼標語歡迎馬麟進城，蘭州市各機關首長亦多往新城迎接，雷中田、馬文車也派代表前往歡迎，⁵⁸連鄰省寧夏各界，也以爲和平有望，政變可告落幕。⁵⁹面對馬麟要求釋放馬鴻賓，雷中田密電馮玉祥請示機宜，⁶⁰並與馬文車共同電馮請求「派隊聲援」。⁶¹對於雷中田與馬文車所面對各方壓力，馮玉祥鼓勵其「力持鎮靜」，不可受到威嚇就將馬鴻賓放出，釋放馬鴻賓「等於自殺」，將功虧一簣。⁶²雷中田與馬文車依照馮玉祥指示，拒絕釋放馬鴻賓，馬麟以雷、馬兩人「疑忌多端，不蒙採納」，於10月30日返回青海，離開調人地位，⁶³調停再度失敗。

（四）政變的落幕與影響

馬麟調停失敗後，本以爲政變會繼續拖延下去，沒想到吳佩孚的出現，使得局面急轉直下。甘肅政變發生時，吳佩孚人在四川，在四川地方實力派鄧錫侯的支持下，以抗日爲名，北上甘肅調停政變，企圖從中

⁵⁶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四）>，1931年9月3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001。

⁵⁷ 「馬文車致馬麟、馬步芳，覆告馬鴻賓已恢復自由電稿」，1931年9月5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62。

⁵⁸ 張慎微，〈雷馬事變見聞〉，《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26-127。

⁵⁹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年11月8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⁶⁰ 「雷中田致馮玉祥密電」，1931年10月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98。

⁶¹ 「雷中田和馬文車致馮玉祥電」，1931年10月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98。

⁶² 「馮玉祥覆雷中田、高振邦電」，1931年10月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98-99。

⁶³ <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年11月8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獲取政治資本，東山再起。10月13日，吳佩孚致函馬文車，表示將起程來甘，共商抗日大計。⁶⁴馬文車、雷中田表示歡迎，吳佩孚帶著家屬與隨員二百餘人，於11月7日抵達蘭州。馬文車、雷中田為何歡迎吳佩孚來蘭州？根據文史資料回憶，當時甘肅盛傳吳佩孚將去華北與張學良、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由吳擔任元帥。恰巧馮玉祥致雷中田的電報中有「吳帥在何處」的詢問，雷中田和馬文車認為與社會傳言符合，即派人對吳佩孚來甘表示歡迎。⁶⁵但從後來公佈的資料顯示，馮玉祥反對吳佩孚來蘭州，在致雷中田、高振邦的函電中提到：「吳將到蘭之後，雖暫可相安一時，俟其與各方聯絡妥協之後，則甘省之統治者將為吳氏所專。」⁶⁶從「雖暫可相安一時」一語，不難看出雷中田、馬文車迎吳的真正原因。甘肅省內部因「殺馬」問題，影響內部團結；對外又得面對「放馬」的壓力，適逢九一八事變爆發，藉由吳佩孚的「抗日」口號，緩和內、外部壓力，遂不顧馮玉祥的反對，迎吳到蘭州，並在吳的居中調停下，馬鴻賓獲得釋放。雷中田與馬文車曾就「放馬」問題致電馮玉祥，馮堅決反對，⁶⁷但雷、馬兩人再次不顧馮的反對，將馬鴻賓釋放。「放馬」的關鍵在於，馬鴻賓一釋放，甘肅內部的「殺馬」問題，以及外部的「放馬」壓力，即同時解除。

馬鴻賓獲釋後，11月15日，由馬麟領銜，發出包含甘、寧、青、新、川五省軍政長官的聯名通電，呼籲起用吳佩孚主持對日軍事。⁶⁸這封通電，是中央決定以武力解決甘肅政變的關鍵。吳佩孚於11月7日抵達蘭州時，楊虎城即向蔣介石建議，以軍事手段將吳扣解至陝，再轉送中央辦理；但蔣認為對吳嚴密監視即可，力促吳來中央，不必用扣解形式。⁶⁹待擁吳通電一發出，蔣令楊虎城派孫蔚如師前往平定甘事，並

⁶⁴「吳佩孚入甘前致馬文車函稿」，1931年10月13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21》，頁165。

⁶⁵蔡呈祥，〈雷馬事變親歷記〉，《甘肅文史資料選輯21》，頁108。

⁶⁶「馮玉祥致雷中田、高振邦、李朝傑急電」，1931年11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100。

⁶⁷「馮玉祥覆雷中田、馬文車急電」，1931年11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100。

⁶⁸劉進，《中心與邊緣—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頁72。

⁶⁹「蔣中正覆楊虎城電」，1931年11月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電令增加兵力；⁷⁰另派馬鴻賓協同孫蔚如作戰，⁷¹務求事情徹底解決。中央討伐的命令一出，原本持觀望態度的陳珪璋與魯大昌兩人，分別就任中央陸軍新編第十三師、第十四師師長，協同孫蔚如師進攻雷中田。雷中田、馬文車、高振邦、吳佩孚等人，在接戰失敗後，紛紛逃離蘭州，甘肅政變以失敗收場，馮玉祥與吳佩孚試圖東山再起，至此破滅。孫蔚如進駐蘭州後，魯大昌曾電蔣介石，推薦孫蔚如主持甘政；⁷²對甘肅有野心的楊虎城也希望部下孫蔚如能主持甘政。⁷³但蔣介石對於西北地區的地方實力派並不信任，決定派其重要幕僚邵力子前往掌管甘政，⁷⁴試圖以文人主政，緩和當時局勢。⁷⁵

青馬在甘肅政變中，有兩件事為中央所疑慮。首先，在政變之初，馮玉祥致電廣州國民政府，呈請任命雷中田為甘肅駐軍總司令，馬步芳為第五師師長。馬步芳與馮玉祥、雷中田究竟有何關係，致使馮玉祥呈請廣州國民政府任命其為師長？不免令中央產生懷疑。實際上，馮玉祥呈請廣州國民政府給予馬步芳師長名義，是雷中田的建議，雷中田希望藉由師長職位拉攏馬步芳，得其資助。⁷⁶再者，是馬麟領銜所發出的擁吳聯名通電。這封通電影響甚大，是造成中央決定採取軍事行動的關鍵，馬麟、馬步芳、馬步青，以及寧馬的馬鴻賓、馬鴻逵皆名列其中。馬麟與馬鴻賓在通電發出後，曾電蔣介石澄清，絕無參與此事；⁷⁷但平

1931年11月7日條，頁250。

⁷⁰「蔣中正電楊虎城增加孫蔚如向蘭州前進之兵力」，1931年11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⁷¹「蔣中正電馬鴻賓與孫蔚如聯絡一致行動」，1931年12月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10。

⁷²〈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六)〉，1931年12月12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281。

⁷³劉進，《中心與邊緣—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頁73。

⁷⁴〈甘肅省政府官員任免(七)〉，1931年12月22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081/0406。

⁷⁵蔡孟堅，〈馬步芳馬鴻逵馬步青三傑—戰後西北回軍「三馬」由分崩而人亡的史實〉，《傳記文學》，96.5（臺北，1996.11）：58。

⁷⁶「雷中田致馮玉祥電」，1931年8月3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陳興唐、韓文昌、潘緝賢，〈馮玉祥與甘肅雷馬事變〉，《民國檔案》，3：96。

⁷⁷文裘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88；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83；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96；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106。

定甘肅政變後，蔣介石仍決定派邵力子主持甘政，顯示對西北的地方實力派已不信任。至於馬麟是否真領銜發此通電？根據陳秉淵回憶，吳佩孚到蘭州時，派代表前往西寧聯絡，馬麟亦派代表魏敷滋赴蘭州接洽，醞釀擁吳在西北主持大計，遂發出擁吳通電。通電一發出，蔣介石決定採取軍事行動，進兵蘭州；而國民黨 CC 系也令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向馬麟申述利害。馬麟察覺事態擴大，不利於己，致電蔣表明未參與其事。⁷⁸從上述中，由馬麟領銜發出通電無疑。但金沛仁持不同看法。吳佩孚到達蘭州後，與馬文車同派代表至青海，聯絡馬麟擁吳反蔣。金沛仁在整理馬文車所遺留的文件時，發現兩件分別由馬麟與馬步芳所發的電稿，內容主要是拒絕吳佩孚、馬文車兩人代表的擁吳反蔣提議，尤其是馬麟的覆電中寫有「惟中央之命是從，蔣公以知遇視我，當以知遇報之，未敢見異思遷，中途再醮」⁷⁹的句子，所以馬麟領銜發出的聯名通電，極有可能是遭人冒名發出。⁸⁰

南京國民政府原本不想直接插手西北事務，希望藉由馬鴻賓在西北的力量，穩定西北局勢。但甘肅政變發生，證明馬鴻賓並沒有足夠穩定西北的實力。對中共的作戰、廣州西南國民政府的成立與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得中央分身乏術，無法全力處理甘肅政局，拖延三個多月之久。各地方實力派乘勢而起，影響甘肅政變的發展。馮玉祥在幕後指使雷中田發動政變，試圖在甘肅建立根據地；楊虎城欲以軍事行動解決政變，將陝軍勢力伸入甘肅；魯大昌、陳珪璋兩人與甘肅省臨時政府若即若離，採取觀望的態度；寧馬欲和平解決政變，青馬擔任中間調人；吳佩孚也由川入甘，希冀藉由調停甘肅政變，獲得政治資源，東山再起。蔣介石運用楊虎城的力量平定政變，隨即派邵力子任甘肅省政府主席，防

⁷⁸ 陳秉淵，〈馬麟在青海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及其建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9》（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29-30。楊效平在《馬步芳家族的興衰》一書中，也與陳秉淵持同樣看法，馬麟欲藉著吳佩孚的聲望，抵制國民黨的勢力，鞏固自身地位，領銜發出通電，沒想到各方表示反對，遂否認通電擁吳。參見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 105-106。

⁷⁹ 「馬麟、馬步芳覆馬文車拒絕擁吳反蔣函稿二件」，1931 年 12 月 3 日，收入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67。

⁸⁰ 參見呂德懿提供、金沛仁說明，〈雷馬事變前後馬文車之函電稿〉，《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1》，頁 167-168。

制楊虎城的用意相當明顯。從政變前，任地方實力派馬鴻賓為甘肅省主席，到政變後，改任邵力子為省主席，如此轉變，顯示中央對西北地方實力派的不信任，青馬當然也包括在內。馮玉祥電請廣州國民政府任馬步芳為師長，以及馬麟領銜通電支持吳佩孚這兩件事，都加深中央對青馬的疑慮。在青藏戰爭前，中央與青海的關係是處在不信任的狀態中。

第二節 青海與西藏的關係（1912-1932）

青海省南部與西藏相鄰，玉樹地區更是西藏進入青海的門戶，且青南地區的居民又以藏族為主，為了防止西藏入侵，青馬必須加強對青南地區的控制。回族出身的青馬如何對青南藏族加以控制？馬麒於1912年擔任西寧鎮總兵一職，並逐步掌握青海的軍、政大權，成為青海的最高領導者。從馬麒擔任西寧鎮總兵開始，至青藏戰爭爆發前，青海與西藏的關係為何？本節首先討論青馬對青南藏族的控制，進而探討青海與西藏在青藏戰爭前的關係。

（一）青馬與玉樹藏族

青海南部玉樹地區有藏族二十五個部落居住在此，稱為玉樹二十五族，由於玉樹是西藏進入青海的門戶，加緊對玉樹地區的控制，是青馬鞏固勢力範圍的首要政策。

玉樹二十五族地區從清朝中葉以來，歸青海辦事大臣管轄，千戶、百戶是地方上的實際長官，各部落有繳納人頭稅的義務。民國成立後，青海辦事大臣改稱青海辦事長官，玉樹仍歸其管轄。民國初年，四川川邊經略使尹昌衡稱玉樹屬四川管轄，派步兵一營進駐玉樹地區的稱多。西寧鎮總兵馬麒得知消息，派馬彥虎率騎兵前往玉樹的結古，聯合當地的千戶、百戶向川軍進攻，引起邊界之爭。尹昌衡向北洋政府申訴，袁世凱派甘肅都督張炳華調查。張炳華係四川出身，主張玉樹隸屬於四

川，馬麒堅決反對，逕電北洋政府力爭，若以玉樹歸四川，則西藏之侵略從此萌芽。待 1914 年張廣建督甘肅，呈准中央後，派周務學前往玉樹勘界。北洋政府根據周務學的勘界結果，命令玉樹仍歸西寧管轄，川軍退回川境。⁸¹

與四川爭奪玉樹後，爲了加緊控制，馬麒於 1915 年在玉樹的結古設立司令部，派馬玉山擔任寧海軍玉防支隊司令一職，以軍事力量控制玉樹地區的藏族。寧海軍在玉樹的軍需，均責成地方負擔，各部落還要派差役，並繳納牧稅、茶布、草料、雜貨及糧食等稅捐，負擔相當沉重。1916 年，玉樹的上年錯部落反抗派遣差役，馬玉山率軍隊進攻上年錯部落，部落群眾大部分逃往黑河，未能逃出的群眾被處罰繳交馬十餘匹、火槍二十餘支、牛二百五十頭以及差役。1922 年，馬青山繼任玉防支隊司令，並增加步兵一營駐防玉樹。由於駐軍數增加，軍需與各項稅捐也隨之增加，玉樹二十五族的負擔比以往更加沉重，就在同年再度爆發反抗事件。邦溝寺無力繳納糧秣，起而反抗，馬青山率軍進攻，擊斃僧侶與當地牧民十餘人。經囊謙地區的千、百戶從中調解，軍事鎮壓告一段落，處罰邦溝寺繳納白銀四千餘兩、槍十餘支。平定邦溝寺的反抗後，馬青山率軍轉攻上年錯部落。上年錯部落曾在 1916 年起兵反抗，此時，在部落首領三庄昂家百戶的率領下，再度反抗青馬的統治。馬青山憑藉優勢的軍力，平定上年錯部落的第二次反抗，收繳槍枝二十餘支，處罰繳納牛一千餘頭。⁸²

玉樹地區是西藏進入青海的門戶，四川川邊經略使尹昌衡曾試圖佔領該地，青馬不惜以武力對抗。爲了鞏固勢力範圍，青馬從未放鬆對玉樹的控制。1930 年 12 月，青、藏邊界形勢趨於緊張，青海省政府呈准中央，在玉樹設立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馬步芳任司令職，下轄馬馴、馬彪兩旅。青藏戰爭後，玉樹藏族在 1937 年、1940 年、1941 年仍有反抗事件發生，青馬憑藉優勢的軍力，一一加以鎮壓。⁸³

⁸¹ 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二十九，頁 1。

⁸² 蔡作禎，〈清末至解放前夕有關玉樹地區軍政情況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 23-26；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257-258；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 131。

⁸³ 1937 年，馬馴率軍征討休瑪、百日麥馬兩部落；1940 年，馬得勝率軍鎮壓布慶、仁保、拉秀等三部落；1941 年，韓有祿率軍征討百日多瑪部落，同年馬忠義率軍

(二) 青馬與果洛藏族

青馬以軍事力量鎮壓玉樹藏族的反抗，也以相同方式控制果洛藏族。果洛藏族位於青海東南部，毗連四川，有大頭目一人，為女子，俗稱女王，下轄九大部落。⁸⁴由於族性凶悍，有「生番」之稱。⁸⁵果洛藏族所在地有一座馬沁雪山，產金礦，馬麒從 1917 年起徵派民夫三百餘人，進行大規模開採。採礦部隊的護送、馱運，皆沿途向藏民強派差役與款項，引起藏民的反感，對馬麒派往玉樹與果洛之間的運輸隊，多次進行搶奪。1920 年，果洛貢麻部落的首領朶日麻土多，率族人千餘名攻擊馬麒派往玉樹的運輸隊伍，截獲牛隻五百餘頭，殺害運輸隊伍的哨官一人，士兵十餘人，並襲擊採礦場，殺害大部分礦工，搗毀採礦場。⁸⁶

馬麒知道貢麻部落截殺運輸隊伍後，報呈北洋政府，謂果洛藏族屢次劫掠，係受西藏影響，試圖中斷西寧至玉樹的孔道，若不出兵申討，恐其他藏族群起效尤，則青海南部將非國有，請求北洋政府撥槍千枝，子彈五十萬發，不但征果洛問題易於解決，還可與四川形成犄角之勢，共防西藏。北洋政府將馬麒的請求交由甘肅督軍陸洪濤辦理，陸以代籌造槍費用為詞，拖延未決。⁸⁷1921 年，馬麒進兵果洛已準備就緒，命馬麟任征果洛司令，率騎兵一千餘人，徵民夫一千餘名，由西寧出發，並

鎮壓雅拉、藏久、伯虎等三部落。參見李廷祥，〈馬步芳鎮壓果洛沙科日及玉樹百日多瑪等部落目睹記〉，《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2》（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4），頁 97-102；蔡作禎，〈清末至解放前夕有關玉樹地區軍政情況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頁 28-32；鄧靖聲，〈馬步芳利用宗教統治各族人民〉，《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0》（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208；韓永鵬，〈馬步芳鎮壓玉樹休瑪、百日麥瑪部落親歷記〉，《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 20-22；韓有祿，〈一九四一年馬步芳鎮壓果洛和玉樹部落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 12-19。

⁸⁴ 馬鶴天，〈青海蒙藏二族之已往與現在〉，《開發西北》，1.5：545。

⁸⁵ 馬鶴天，〈青海蒙藏二族之已往與現在〉，《開發西北》，1.5：545；金惠，《西北行》，頁 94。

⁸⁶ 姚鈞，〈我所知道的馬麟〉，《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4》（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5），頁 53；鄧靖聲，〈馬步芳利用宗教統治各族人民〉，《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0》（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205；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34-35；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 93；陳少校，《西北軍閥記》，頁 41；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247。

⁸⁷ 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35-36。

調派駐玉樹防軍第九營馬彪部和玉樹二十五族藏兵，會同進攻果洛。果洛女王率眾二萬餘人迎戰，馬麟先以大砲轟炸守軍陣地，再以騎兵追擊，守軍潰敗，果洛女王投降。貢麻部落餘眾數千人，退入山中，繼續抗戰，馬麟派兵圍擊，貢麻部落餘眾潰散，征果洛之役告一段落。⁸⁸果洛藏族在此役被屠殺約七千人，婦女、兒童被擄二千餘人，並接受投降條件如下：一、繳納投誠款、退兵款及贖款；二、賠償歷年截取的軍糧和商旅財務；三、交出所有槍枝、彈藥；四、承受每年的牧稅和一切差役；五、貢麻部落不許再回原牧地。⁸⁹果洛藏族在此役受到嚴重的打擊，青馬殘酷的鎮壓，埋下民族仇恨，造成果洛藏族分別在 1932 年、1933 年、1935 年、1938 年、1941 年爆發反抗，⁹⁰影響青海南部的穩定。

青海為民族複雜地區，根據 1933 年的調查資料，青海境內各民族人口數以藏族最多，約八十萬人；漢族次之，約五十萬人；回族再次之，約十多萬人。⁹¹屬於相對少數的回族，要統治相對多數的藏族，青馬運用籠絡與軍事手段，雙管齊下。馬麒任西寧鎮總兵後，派馬麟到蒙、藏地區活動，拉攏蒙、藏部落領袖，強化對蒙、藏地區的統治，尤其重視每年舉行的青海湖祭，利用參加青海湖祭的機會，賞賜物品給各部落首

⁸⁸ 姚鈞，〈我所知道的馬麟〉，《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4》（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5），頁 53；鄧靖聲，〈馬步芳利用宗教統治各族人民〉，《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0》，頁 205-206；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74-75；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 36；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略〉，頁 93；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247-249。

⁸⁹ 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 76。

⁹⁰ 1932 年，馬忠義、馬元海率軍征討達武麥、德昂、上下巷千、多巴等部落；1933 年，馬忠義率軍鎮壓和日、洋玉兩部落，同年韓進祿率軍，再度進攻洋玉部落；1935 年，馬朴旅進佔白玉寺；1938 年，馬得勝率軍鎮壓康干、康賽日地區；1941 年，馬得勝、馬忠義、韓有祿率軍征討沙科、烏吉、西千、項千多巴等部落。多次的軍事鎮壓，造成果洛藏族嚴重傷亡。參見李廷祥，〈馬步芳鎮壓果洛沙科日及玉樹百日多瑪等部落目睹記〉，《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2》，頁 97-102；格勒嘉措，〈馬步芳鎮壓同仁長牙昂部落始末〉，《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 33-34；黃潤章，〈馬麒、馬步芳鎮壓和掠奪同德各部落的片斷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3》（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4），頁 121-128；鄧靖聲，〈馬步芳利用宗教統治各族人民〉，《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0》，頁 206-208；韓有祿，〈馬步芳鎮壓同仁和日只桑部落記〉，《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3》（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4），頁 129-131；韓有祿，〈一九四一年馬步芳鎮壓果洛和玉樹部落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頁 12-19。

⁹¹ 田生蘭，〈開發西北與青海之蒙藏民族問題〉，《新青海》，1.3：11。

領，藉以拉攏人心。青馬了解邊防的重要，特別對青海南部加強控制，造成玉樹與果洛藏族的反抗，為鞏固統治，青馬憑藉優勢軍力，鎮壓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但殘酷的鎮壓，對於民族關係的發展並無益處，玉樹與果洛藏族的反抗意志相當強烈，影響青南地區的穩定。嚴格控制青南地區是為防衛西藏，避免青南地區的玉樹與果洛藏族受到西藏的影響。1920年，果洛貢麻部落攻擊馬麒派往玉樹的運輸隊伍，並襲擊採礦場，馬麒在呈給北洋政府的電文中認為，果洛藏族屢次劫掠，即是受到西藏影響，試圖中斷西寧至玉樹的孔道，若不出兵申討，恐其他藏族群起效尤，對於西藏頗有戒心。青馬為何如此防範西藏？下文將討論青海與西藏兩個地方政府在青藏戰爭前的關係。

（三）青海與川、藏糾紛

1910年，川軍進入拉薩，西藏達賴喇嘛十三世恐招不測，出走印度。英國對西藏素懷野心，趁達賴十三世在印度期間，與其親近，予以優待與保護。達賴對於英國表示感謝，更希望藉由英國的幫助，將在西藏的漢軍逐出。⁹²辛亥革命成功後，政局不穩，駐藏川軍作亂。十三世達賴在英屬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回到拉薩，驅逐川軍與前清駐藏官員，形同獨立。⁹³川軍出兵反攻，英國突出面干涉，阻止川軍西進。1913年10月13日，英國在印度西姆拉召開會議，要求西藏與北洋政府派代表出席，共同協商西藏問題。英國以不承認中國新政府相要脅，⁹⁴袁世凱當時需英國承認其領導權，不敢得罪，遂命陳貽範為代表參加會議。

西姆拉會議剛開始，西藏代表提出一份草約，內容包括西藏獨立與劃定中藏邊界等問題，儼然以獨立姿態出席會議。中、藏雙方就獨立問題爭執不下，英國代表麥克馬洪（H. McMahon Rose）以「調解人」自居，提出先就中藏疆界問題進行談判，陳貽範在英國的堅持下，與西藏

⁹² 祝啓源、喜饒尼瑪，《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頁18-19、32-33。

⁹³ 「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年，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⁹⁴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3），頁132；周振鶴，《青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121。

代表於 1914 年 1 月 12 日，各自向會議提交中藏疆界問題理由申述書。3 月 11 日，麥克馬洪將調停約稿十一條與一張地圖交給陳貽範，地圖中以紅、藍線畫出內藏與外藏，金沙江以西的地區為外藏，包括青海的玉樹在內，完全脫離中國；金沙江以東包括青海、西康、甘肅、四川、雲南之藏民地區為內藏，由中國和西藏共管。

陳貽範向袁世凱請示，袁世凱不敢得罪英國，就條約內容加以妥協讓步。4 月 27 日，英國提出一份已由英方和西藏代表事先簽字的條約草案，威脅陳貽範簽字。陳貽範被迫在草約上簽字，但聲明正式條約需經中國政府正式批准。草約內容傳到中國國內，輿論一片嘩然，北洋政府在輿論壓力下，電陳貽範不准簽訂正式條約，並否認草約的有效性。⁹⁵英國則催促中國政府簽訂正式條約，否則將與西藏私自簽約。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無暇東顧，⁹⁶關於《西姆拉條約》的爭議遂停頓。

1917 年，川軍將領劉日昇駐防昌都。昌都是西藏進入西康的門戶，戰略位置相當重要。同年 9 月，有幾名藏兵在英國的指使下，「越界」收集糧草，⁹⁷為川軍逮捕送至昌都，劉日昇不顧西藏當局放人的要求，堅持處斬，川、藏爆發軍事衝突。川、藏開戰後，英國接濟藏兵大批軍火，⁹⁸川軍節節敗退，不但昌都失守，連原本屬四川管轄的德格、鄧柯、石渠等地，亦為藏軍所攻陷。英國此時又以「調停人」的身分出現，英國駐甘肅副領事臺克曼出面調解川、藏衝突。1918 年，川軍將領劉贊廷與西藏簽訂停戰條約，將藏軍所攻佔之十二縣割與西藏。⁹⁹

1919 年，臺克滿前往北京向北洋政府交涉，提議重開中英談判。¹⁰⁰

⁹⁵ 「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 年，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⁹⁶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33-140；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光緒 2 年至民國 13 年（1876-192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 年 7 月），頁 45-64。

⁹⁷ 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光緒 2 年至民國 13 年（1876-1924）〉，頁 82。

⁹⁸ 英國接濟西藏槍五千枝，子彈五百萬發。參見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41。

⁹⁹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42-143；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光緒 2 年至民國 13 年（1876-1924）〉，頁 88。

¹⁰⁰ 「外交部為 5 月 30 日與英使會議川藏界務情況事致駐英使館電」，1919 年 6 月 6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駐英使館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英國取消內、外藏之名，要求將崑崙山以南、當拉嶺以北（即玉樹二十五族所在地）之區，劃歸西藏，中國不得在此區駐軍。¹⁰¹北洋政府慮及輿論壓力，向與西藏毗連的各省發出通電，徵求意見。馬麒堅決反對將玉樹地區劃歸西藏，覆電北洋政府曰：

當拉嶺以北崑崙山以南，東西長二千餘里，雅龍、瀾滄、金沙諸江之上游皆流行其中。氣候較青海北部為暖，玉樹二十五族耕牧相雜，物產亦稱富饒，實青海精華所在。自前清收撫青海之初，即將玉樹二十五族劃歸西寧夷情衙門管理，二百年來，此疆爾界與西藏毫無關係。……年來藏番雖攻陷川邊十餘縣，然兵力尚未越當拉嶺以北之一步。今川藏劃界已為奇恥，乃欲併甘肅素所管轄藏兵力所未及之地，割以奉之，蹙地數千里，辱國已甚。¹⁰²

馬麒此覆電，受到時人任乃強的推崇，稱其能「援引歷史地理上之正確理據，反對將玉樹地方劃為內藏，不但可以使中央政府為之惶謝，即英人閱之亦無辭復爭」，喻為「最有價值之反聲」。¹⁰³除了馬麒，川、滇也覆電反對，迫使北洋政府拒絕英國重開談判的要求。通電反對將玉樹地區劃歸西藏後，馬麒積極上書甘肅督軍張廣建，建議派員入西藏，與十達賴十三世直接聯繫，做釜底抽薪之計。北洋政府同意後，特派青海紅教喇嘛古浪倉、玉樹二十五族的活佛拉卜尖貢倉、寧海軍參事朱綉、寧海軍咨議李仲蓮等，持張廣建與馬麒信件，到達西藏，受到十三世達賴的接待，並與西藏上層人士廣泛接觸，他們於1920年4月離開西藏返回西寧後，達賴十三世派代表赴北京，與中央磋商川藏事。¹⁰⁴

1927年，四川地方實力派劉文輝任川康邊防總指揮一職，接防川

頁 2448。

¹⁰¹ 「外交部為報 8 月 13 日與英使交涉西藏情形事致陸徵祥電」，1919 年 9 月 1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駐英使館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 2448。

¹⁰² 「甘肅督軍張廣建轉報馬麒反對與英使會商議定西藏劃界電」，1919 年 10 月 28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 2450-2451。

¹⁰³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 147-148。

¹⁰⁴ 「李仲蓮等為入藏議定停戰和平解決爭端事稟甘肅督軍張廣建轉呈大總統函稿」，1920 年 4 月 8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 2539-2540。

邊，整飭吏治，鹽井、稻成、得榮、定鄉四縣先後受撫，請委知事，邊事漸有起色。¹⁰⁵就在邊事趨於穩定之際，卻因兩座寺廟之間的糾紛，引發川、藏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大金寺（又稱達結寺）與白利寺皆位於西康甘孜地區，當時的白利寺住持為雅拉活佛，本出自大金寺，受白利村村民所請，掌管白利寺。數年後，雅拉活佛與新任白利土司不合，遂於1930年返回大金寺，並將白利寺的寺產轉由大金寺管理，激起白利土司與村民的反對，發生爭執，經甘孜縣長調解無效，大金寺的武裝喇嘛起兵攻佔白利村，而駐守在白利村的劉文輝部隊亦介入其中，與大金寺的武裝喇嘛發生衝突。¹⁰⁶大金寺向西藏求援，在達賴喇嘛的指示下，藏軍渡過雅魯江，不但將劉文輝的部隊驅離白利村，還佔領了原由川軍所統治的甘孜地區。¹⁰⁷由於川、藏雙方相互指控，各執一詞，¹⁰⁸再加上達賴十三世不信任劉文輝，謂「若再與劉文輝磋商，勢難解決」，要求中央派員調停，¹⁰⁹中央遂派蒙藏委員會委員唐柯三前往調處。¹¹⁰

西藏一面要求中央派員調停，一面卻又繼續向東進兵，佔領了甘孜、瞻化這兩處西康的重要據點，一度逼近到只距離康定數日行程的地方。¹¹¹青馬鑒於川、藏衝突日益擴大，恐危及青南地區，1930年12月，

¹⁰⁵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頁155；周振鶴，《青海》，頁127。

¹⁰⁶ 「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年5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白利寺僧等請予制止大金寺強佔田地房屋以勢欺壓等情致蒙藏委員會呈」，1930年6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41-2542。

¹⁰⁷ 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臺北，2004.09）：112-113。

¹⁰⁸ 「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年，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¹⁰⁹ 「達賴喇嘛為藏軍復攻康軍及派員調停等事覆蒙藏委員會電」，1930年12月2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44。

¹¹⁰ 「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年，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¹¹¹ 「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年5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文官處奉轉劉文輝請示如何應付大金寺因藏方增援不遵和平解決命令事電致蒙藏委員會函」，1931年1月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45-2547。

青海省政府呈准中央，在玉樹設立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馬步芳任司令職，下轄馬馴、馬彪兩旅，加強青、藏邊界的駐防。唐柯三到達西康後，要求藏軍撤出甘孜與瞻化，但西藏堅不撤兵，¹¹²談判陷入膠著。1931年11月，經過長達三個多月的協商之後，唐柯三與西藏代表終於達成一停戰條件八項，在這八項停戰條件中，南京政府讓步，允許西藏佔有甘孜、瞻化等地，¹¹³康、藏實際邊界從雅礮江推至金沙江東岸。1932年1月，西藏推翻八項停戰條件，蒙藏委員會令唐柯三不准簽約。3月，唐柯三調回京，全案交由劉文輝負責辦理。¹¹⁴

中央原有意調解川、藏糾紛，但西藏有英國在背後支持，無解決之誠意，¹¹⁵加上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中央無暇西顧，決定不插手川、藏糾紛，委由地方實力派劉文輝負責。中央試圖以政治協商方式解決川、藏紛爭，劉文輝則一改此種態度，決以武力收復失地，再次引發川、藏戰事。正當川、藏兩軍隔金沙江對峙，1932年3月24日，藏軍突向北進攻青海省玉樹的大、小蘇爾莽地區，¹¹⁶引發青藏戰爭。

馬麒堅決反對將玉樹地區劃歸西藏，贏得輿論的讚揚；也在森姆拉會議與川、藏糾紛中，看到西藏的野心，加緊對於青南地區的控制。1920年，果洛貢麻部落攻擊馬麒派往玉樹的運輸隊伍，並搗毀採礦場，馬麒即認為受西藏唆使。馬麒對於西藏的懷疑並非毫無根據，青南與西藏相連，當地居民又多為藏族，再加上西藏的野心，青馬始終嚴格控制青南地區。1930年12月，川、藏戰事日益擴大，青馬在玉樹設立青海南部

¹¹² 「蒙藏委員會為陳康藏糾紛調解近況並妥籌應付方略事致行政院呈」，1931年7月3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58-2559。

¹¹³ 「唐柯三報聞與瓊讓議訂解決大白寺事件八項條件致蒙藏委員會電」，1931年11月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68。

¹¹⁴ 「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年，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¹¹⁵ 「石青陽呈〈解決西藏懸案方案〉」，1933年，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¹¹⁶ 「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年5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蒙藏委員會為報藏兵進佔青海大小蘇莽囊謙等地情形致行政院呈」，1932年5月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72。

邊區警備司令部，並由馬步芳親自擔任司令，加緊防備。不到兩年的時間，青、藏戰爭即在玉樹地區爆發，印證了青藏戰爭前，青馬對西藏的疑慮。

第三節 戰爭的爆發、停戰與影響

在玉樹的蘇爾莽地區一座黃教的寺廟，名朵旦寺，西藏達賴喇嘛長年派人管理該寺事務。此地區另有一座白教的寺廟，名德賽寺，為青海駐軍所支持。每年秋天，兩寺因搶收附近藏民的莊稼，常起衝突。1931年12月，德賽寺及附近民眾向玉防司令控訴朵旦寺搶收莊稼，玉防司令將土地判歸德賽寺所有，了結此案。朵旦寺不服，尋求西藏的支援。藏軍挾著戰勝川軍的餘威，以保護朵旦寺為名，進攻大、小蘇爾莽地區。當時玉樹駐軍馬彪旅軍力不足與藏軍相抗衡，退出大、小蘇爾莽。馬彪派秘書與藏族千、百戶赴西藏洽談，雙方約定明年春天再討論解決朵旦寺與大、小蘇爾莽等問題。1932年2月間，藏軍調集五、六千人至玉樹邊境，斷絕交通、檢查行旅，並拆毀橋樑。¹¹⁷3月24日，藏軍進攻大、小蘇爾莽，揭開青藏戰爭的序幕。4月4日，藏軍又進攻囊謙，青海守軍不敵，放棄大、小蘇爾莽與囊謙，退守結古堅守，馬彪向馬步芳請求支援。¹¹⁸

關於青藏戰爭的起因，據陳秉淵回憶，胡宗南的中央軍第一師進駐甘肅後，欲將中央的影響力擴及青海地區，遂派第一師副師長彭進之向馬步芳提出建設青海計劃，特別從軍事上研究部署，使馬步芳警惕自己的割據地位不鞏固，故主動挑起青藏戰爭，阻止中央軍入青。¹¹⁹但學者

¹¹⁷《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14》（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130；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十），頁331。

¹¹⁸「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年5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¹¹⁹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84-87。

劉進推翻這樣的說法。根據劉進的考證，胡宗南於 1933 年 3 月才進駐甘肅，而青藏戰爭則是在 1932 年 3 月爆發，即青藏戰爭爆發一年後，胡宗南才進駐甘肅，因此，劉進認為青藏戰爭實為川、藏糾紛的組成部分，非馬步芳主動挑起，而是西藏在英國的唆使下，企圖將川、藏糾紛擴大為青藏內戰。¹²⁰另據當時青海軍官蔡作禎回憶，1932 年 2、3 月間，藏軍與劉文輝軍作戰失利，深恐馬彪乘機襲擊，腹背受敵，於是先發制人，進攻玉樹地區，如果進軍順利，還可佔領結古，達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目的。¹²¹青藏戰爭雖不是馬步芳主動挑起，但有意藉由戰爭獲得更多資源。青藏戰爭之初，馬步芳授意「青海電訊社」誇大藏兵進犯告急訊息，藉以向中央尋求更多財政與軍事支援。¹²²

青海軍隊退守結古後，藏軍渡過通天河進攻拉布、歇武等地，阻止青海援軍南下，並將通天河渡船搶走，以斷絕玉樹與外界的聯繫，進而包圍結古。¹²³馬步芳派駐防果洛的馬馴為玉樹宣慰使，率騎兵一營於 6 月 18 日抵結古支援。馬馴試圖與藏軍協商，派人持馬麟、馬步芳信件前往會見藏軍領袖，遭到拒絕，¹²⁴和平解決已不可能。5 月，劉文輝電請中央令堅守結古的青海軍隊出兵，以收夾擊之效，¹²⁵但青海軍隊被包圍之勢未解，共同出兵夾擊未成。6 月，藏軍進攻結古南部，為青海守軍擊潰。7 月，青海軍隊為突破包圍，與藏軍交戰於通天河，青海軍隊分三路進擊，藏軍始退。在通天河戰後，馬步芳加派喇平福、馬祿率所部由西寧出發，前往結古增援。8 月，喇平福援軍到達結古，馬馴率青海軍隊與當地藏民八百餘人進攻藏軍，雙方激戰後，藏軍退至拉秀寺。被藏軍包圍四個多月的結古至此解圍。¹²⁶

8 月 27 日，青海軍隊在大砲的掩護下，向小蘇爾莽的藏兵發動攻

¹²⁰劉進，《中心與邊緣—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頁 117-118。

¹²¹蔡作禎，〈青藏戰役中我的經歷〉，《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2》（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4），頁 42-43。

¹²²《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4》，頁 129-130。

¹²³《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4》，頁 130。

¹²⁴「馬步芳致甘肅省主席邵力子電」，1932 年 7 月 1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53。

¹²⁵「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 年 5 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

¹²⁶《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14》，頁 131。

擊。藏軍亦以大砲還擊，但中了青海軍隊的埋伏，死傷慘重，退向大蘇爾莽集結，青海軍隊收復小蘇爾莽。9月2日，青海軍隊乘勝追擊，進攻大蘇爾莽，藏軍雖全力反攻，但仍不支向南潰退。青海軍隊收復大蘇爾莽後，青海南境已無藏軍蹤跡，並與劉文輝取得連絡，相約進兵昌都。¹²⁷9月20日，第二批援軍馬祿到達玉樹，青海軍隊向金沙江進發。10月2日，青海軍隊進攻當頭寺，藏兵憑險堅守，雙方作戰激烈，藏兵最後不支向青科寺退卻。青科寺在金沙江西岸，與昌都東西相通，昌都雖是藏軍入侵青海、西康的大本營，青科寺亦為重要據點，防禦工事相當堅固。青海軍隊與劉文輝約定夾擊青科寺，青海軍隊分兩路包圍，川軍以大砲隔江射擊，青科寺被青海軍隊攻破，藏軍退至昌都。¹²⁸青、川兩軍欲乘勝收復昌都，但為蔣介石所反對，電令青、川兩軍嚴守現有陣地，停止進攻。¹²⁹

蔣介石電令停止進兵的原因，主要是達賴十三世的態度與英國的外交壓力。藏軍原本順利進佔大、小蘇爾莽地區，並包圍結古的青海守軍。但隨著青海援軍的到來，以及青、川聯合出兵，戰局急轉直下，藏軍接連敗退，不但金沙江以東之地盡失，重要據點昌都亦岌岌可危；加以西藏內部連年戰爭，民窮財盡，人民反戰情緒很高，¹³⁰達賴十三世遂向中央迭次表示「傾城內向，極願釋兵修好」¹³¹之意。中央也贊成以和平方式解決青藏與川藏戰爭，蔣介石曾多次電告西藏駐北京代表貢覺仲尼，中央本和平初衷，決不願以武力解決問題，達賴喇嘛如有罷戰之誠意，中央當電令川、青當局停止軍事行動。¹³²雖然達賴十三世有意罷兵，蔣介石也樂見其成，但蔣對達賴十三世仍存有戒心，曾電令劉文輝觀察達

¹²⁷「馬麟馬步芳為報克復大小蘇爾莽囊謙等地恢復玉樹失地情形致中央各院部各省等電」，1932年10月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79-2580。

¹²⁸《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14》，頁132。

¹²⁹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七冊）（臺北：國史館，2005），1932年10月13日條，頁135-138。

¹³⁰周振鶴，《青海》，頁129。

¹³¹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六冊）（臺北：國史館，2004），1932年9月14日條，頁405-406。

¹³²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六冊），1932年8月7日條，頁42-43；1932年8月24日條，頁210-211；1932年9月13日條，頁381。

賴是否真有修好之誠意，嚴陣戒備。¹³³蔣對達賴十三世的不信任，來自於英國的介入與施壓。

青藏戰爭的爆發，當時中國輿論認為是西藏政府受英國指使的結果。學者林孝庭曾參閱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的機密電報與文件，檔案內容卻顯示英屬印度政府相當反對達賴十三世利用軍事方式擴張版圖，並曾斥責達賴喇嘛發動戰爭，欲將英屬印度政府一同捲入的企圖，是極為不智之舉。¹³⁴英國雖然不贊成西藏發動戰爭，但對西藏的支援卻是不爭的事實。青藏戰爭期間，有報告指出西藏自英屬印度政府購買大批槍械、彈藥，數量多達五十箱，甚至與英國訂立密約，由英國協助大批軍火，而將西藏的郵、航與礦產等權讓於英人。¹³⁵但在青藏戰爭後，經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參議蔣致余的調查，達賴十三世在戰局為青海軍隊逆轉之際，曾請求英國出兵助械，卻為英國所拒絕。¹³⁶英國不願提供西藏軍火，而是轉向國民政府施以外交壓力，要求國民政府命令青、川兩軍停止軍事行動。¹³⁷蔣介石迫於外交壓力，飭「川、青軍事長官嚴守現有陣地，暫勿進攻，一切悉聽中央處置，以免影響外交」。¹³⁸英國的介入達到川、青停兵的目的，避免昌都被攻下。戰後和談，達賴十三世主張由英國政府居中協調，蔣介石以「萬難照辦」¹³⁹回應，並謂「漢藏問題純屬國家內部事務，現為國民政府時期，決不允外人插手干涉」，¹⁴⁰展現

¹³³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十六冊），1932年9月14日條，頁406-407。

¹³⁴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117。

¹³⁵「石青陽呈《藏事紀要初稿》，1933年5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58；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十六冊），1932年8月7日條，頁42-43。

¹³⁶「蔣致余呈行政院長汪兆銘、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參謀本部次長楊永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電」，1935年4月1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西藏問題〉，檔號：080101-060。

¹³⁷「羅文幹為報英國插手康藏糾紛及與英使館交涉情形致蔣介石電」，1932年10月1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行政院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80-2581。

¹³⁸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十七冊）（臺北：國史館，2005），1932年10月13日條，頁137。

¹³⁹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十七冊），1932年11月18日條，頁404-405。

¹⁴⁰「蔣介石為中央與西藏問題純屬國家內部事務決不允外人插手並允派員赴藏商討務

出不欲英國干涉的態度。

由於英國的介入，蔣介石對於達賴十三世的求和存有戒心，但地方政府之間仍自行簽訂停戰協定。1932年10月，四川爆發內戰，劉文輝為避免腹背受敵，與西藏代表首先在崗托簽訂停戰協定，雙方以金沙江為界；¹⁴¹青海則是在1933年6月15日與西藏簽訂《青藏和約》，和約內容如下：

第一條：朵旦寺管理寺院之堪布，由該寺僧眾內自行推舉後，呈准達賴大佛加委。堪布權力照舊以宗教為範圍，不准干涉政治。

第二條：青科、當頭兩寺宗教權，准歸作巴照舊管轄，惟兩處雙方均不得駐紮軍隊，以免因接壤而引起糾紛。

第三條：和議條約成立後，藏方即先行撤兵，青方於藏方撤退十四日起，即繼續撤兵，其餘限一月內撤退。以後青藏兩方，各守疆土，不得侵犯。如藏方侵略青海境內，有藏方昌都、巴宿、類烏齊二十六族頭目人等擔保；青海軍隊侵略西藏境界，有玉樹二十五族頭目人等擔保。

第四條：藏方官兵如有變歸青方或潛逃青方者，青方不得收留袒護；青方官兵如有意歸藏方者，藏方亦不得收留袒護。

第五條：雙方對於宗教寺院，一概極力保護。

第六條：青海如有壞人犯罪逃避藏方者，藏方無論軍官民眾，均不得袒護隱藏；藏方如有壞人犯罪逃避青方者，青方亦援例遵守。

第七條：青海對於西藏商民，須極力保護；西藏對於青海商民，亦須極力保護。

第八條：所有青方俘虜之藏方官兵，在條約成立簽字後，青方即完全交歸藏方。¹⁴²

這兩個停戰協定在簽定前，內容並未先呈報國民政府核准，而且擅用「條約」字樣，為中央所糾正；但當時國民政府對青、川、藏三方的約束力

使維護祖國統一事務致達賴喇嘛電」（二件），1932年12月29日，西藏館藏，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82。

¹⁴¹ 「川康邊防總指揮駐京辦事處抄報崗托和約及簽訂經過致蒙藏委員會呈」，1933年3月2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87-2589。

¹⁴² 《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爭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14》，頁133-134。

極為有限，中央只有被動地默認這些文件的有效性。¹⁴³

在青藏戰爭中，青馬無疑是最大的贏家，以「鞏固邊防」為名，獲取相當多資源。戰爭中，青馬以「鞏固邊防」為由，與中央聯合，獲得中央軍械、軍費的支援，增強軍隊裝備；戰爭後，青馬的統治區域從青海南部擴張至四川的青科寺、石渠、鄧柯、德格一帶，再以「鞏固邊防」為名，要求在 1929 年劃歸甘肅省的拉卜愣寺重回青海省管轄；¹⁴⁴同樣又以「鞏固邊防」為由，呈請在玉樹與果洛地區增設囊謙、同德兩縣，均獲得行政院同意，¹⁴⁵不僅「鞏固邊防」，更進一步加強對青海南部的控制。為因應青藏戰爭所徵調的民兵，戰後並未卸甲歸農，軍隊兵員數比戰前增加。¹⁴⁶九一八事變造成東北淪陷，國人仇日情緒高漲，青馬當此之際，捍衛西南邊防，贏得輿論讚揚，稱其「駐軍之忠勇神武立功於邊陲不朽者也」，¹⁴⁷對形象有所提升。除了在國人心目中形象提升，青海軍隊在戰爭中所展現出的戰鬥力，也令政府官員印象深刻，時任甘肅省主席的邵力子曾建議蔣介石，回教軍隊新九師實力充足，且有家族與宗教關係，不致受到中共煽惑，可與陝軍共同對中共作戰；但蔣認為新九師擴張太快，慾望太奢，仍宜緩調。¹⁴⁸蔣未採用邵力子的建議，但為籠絡青馬，在戰後授予馬麟、馬步芳、馬彪、馬馴等人寶頂勳章，¹⁴⁹以示嘉獎。

從甘肅政變發生以來，中央並不信任西北各地方實力派，尤其是青

¹⁴³ 「蒙藏委員會為沿邊地方長官互訂條款只能用規約不得用條約字樣致行政院呈」，1934 年 8 月 22 日；「行政院為核准沿邊地方長官互訂條款只能用規約不得擅用條約字樣致蒙葬委員會指令」，1934 年 9 月 1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 2592-2593；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 1930 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120。

¹⁴⁴ 「馬麟呈蔣中正電」，1933 年 5 月 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86。

¹⁴⁵ 〈青海省增設縣治〉，1933 年 12 月 1 日、1935 年 5 月 11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258/2082。

¹⁴⁶ 「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1 月 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1。

¹⁴⁷ 宇，〈青藏和議與班禪赴青問題〉，《新青海》，1.8（南京，1933.08）：7。

¹⁴⁸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十七冊），1932 年 12 月 10 日條，頁 562-563。

¹⁴⁹ 〈剿匪有功人員勳獎（二）〉，1933 年 4 月 18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縮影號：1/1743。

馬。青藏戰爭爆發之際，中央正忙於處理日本與中共問題，對於西南地區的戰事無力兼顧，只得委由地方實力派去處理。當時馬步芳所部的番號為新編第九師，在名義上隸屬於中央軍。馬步芳以「鞏固邊防」向蔣介石要求接濟槍械、彈藥與通訊器材等，¹⁵⁰總計中央發給槍一千餘枝、子彈二十萬發、機槍四架、無線電五架以及軍費四十萬元。¹⁵¹但青馬並不滿足，儘管戰事已告一段落，甚至已與西藏簽下停戰協定，仍頻頻去電中央請求接濟。1933年6月25日，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新編第九師在中央予以槍枝、軍費等支援後，槍械齊備，實力不在陝軍與馬鴻逵軍之下；¹⁵²但7月1日，青馬竟又以「槍械窳劣，子彈缺乏」為由，請求中央支援。¹⁵³蔣介石支援青海軍隊，試圖以其力量阻止西藏擴張的野心，當戰事結束，中央的接濟隨之停止，青馬仍不斷向中央要求軍火、軍費，蔣介石大感不奈，謂馬步芳「貪得無厭」，對其來電「擬置不覆」。¹⁵⁴

青馬聯合中央對西藏作戰，不但鞏固自身勢力範圍，還可藉機補充軍械、軍費，擴充實力；中央在無暇他顧的情況下，給予青馬軍械、軍費的支援，不但免去中央嫡系部隊的調派，還可解決懸之已久的青、康、藏邊界糾紛。不過在青藏戰爭中，中央顯露出對青馬控制力的薄弱。戰爭期間，蔣介石迫於英國的外交壓力，於1932年10月13日命川、青當局停止進攻，駐守原地；但川、青兩軍不聽中央號令，竟相約進攻昌都。蔣得知消息，於1932年10月24日焦急地再度電令馬麟、馬步芳停止進攻，靜候中央處置。¹⁵⁵中央兩次命令停止進攻，青馬仍認為未奪

¹⁵⁰ 「馬步芳致甘肅省主席邵力子電」，1932年7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53。

¹⁵¹ 「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年8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53；「邵力子轉呈馬麟、馬步芳呈蔣委員長電」，1932年10月2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1；「青海省特別黨部籌委會委員郭學禮呈蔣校長函」，1933年6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1。

¹⁵² 「青海省特別黨部籌委會委員郭學禮呈蔣校長函」，1933年6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1。

¹⁵³ 「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參謀長馬騰雲呈蔣委員長電」，1933年7月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1。

¹⁵⁴ 「陸軍第一百師、特別黨部籌委會呈蔣中正電」，1934年3月1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4。

¹⁵⁵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七冊），1932年10月24日條，頁206-208。

下昌都而與西藏議和，實在可惜；¹⁵⁶中央只得再電青馬確切奉行中央命令。¹⁵⁷青馬對於中央所下指示，並非百分之百奉行，甚至去電中央謂：「新九師得中央接濟，益當勉勵工作，整飭軍紀，無論中央令開往何處，無不惟命也」，¹⁵⁸以「聽命中央」當作交易籌碼，換取中央接濟。待戰事告一段落，青海與西藏當局簽訂《青藏和約》，和約內容事先並未告知中央，簽訂後才呈報，中央只有被動地承認和約的有效性。

青、藏間的衝突並未隨著《青藏和約》的簽訂而結束，在後續的發展中，再次顯示中央控制力的薄弱。1933年12月30日，藏軍進攻鄧柯縣，¹⁵⁹青、康、藏邊境衝突復起，蔣介石認為係小衝突，令川軍與青、滇確取聯絡，共同警備，¹⁶⁰並派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黃慕松入西藏勸解。¹⁶¹正當黃慕松入藏之際，青馬欲加派兩團兵力至玉樹地區，宣稱一方面可鞏固邊防，另一方面可督修公路，便利交通。¹⁶²蔣為避免西藏誤會，並不贊成青馬增兵玉樹之舉，¹⁶³青馬竟又來電告玉樹增兵之事。¹⁶⁴青馬此舉，果真引起西藏懷疑，西藏駐京代表指出，有傳言待黃慕松抵達西藏時，藏邊將有大軍向西藏開拔。¹⁶⁵中央一面向西藏保證絕無此

¹⁵⁶「馬鴻逵轉呈馬麟呈蔣中正電」，1932年11月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1。

¹⁵⁷「蔣中正覆馬鴻逵轉呈馬麟電」，1932年11月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1。

¹⁵⁸「甘肅省主席邵力子轉呈馬麟、馬步芳呈蔣中正電」，1932年10月2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1。

¹⁵⁹「馬麟呈蔣中正電」，1934年2月2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¹⁶⁰「蔣中正覆賀耀組轉呈劉文輝電」，1934年3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¹⁶¹「蔣中正覆朱紹良電」，1934年4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8。

¹⁶²「馬麟、馬步芳呈蔣中正電」，1934年5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6。

¹⁶³「蔣中正覆馬麟、馬步芳電」，1934年5月3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6。

¹⁶⁴「馬步芳呈蔣中正電」，1934年6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8。

¹⁶⁵「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阿汪堅贊、區批圖丹轉呈西藏噶廈呈蔣中正電」，1934年6月1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8。

事，¹⁶⁶一面向青馬重申反對增兵玉樹之舉。¹⁶⁷

1935年8月，西藏以協助剿共為名，進兵西康。¹⁶⁸1936年10月，藏軍渡過金沙江，與青海軍隊、劉文輝部隊交戰。1938年，西康、青海與西藏展開和平談判，分別於11月、8月簽訂停戰協定。¹⁶⁹中央對於西康、青海當局與西藏談判之事毫不知情，待去電青、康兩省詢問才知確有此事。¹⁷⁰至於合約內容，中央再一次被動加以承認，儼然局外人，無法插手地方事務。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參議高長柱曾建議中央，電令青、康當局於會議前，向藏方提出首應歡迎中央代表，否則拒絕開會，但中央卻回覆「值此非常時期，地方事件各省如能自為合理解決，自屬可行，中央當局不必過於干涉」，¹⁷¹這或許說明了中央處於嚴峻局勢之下，處理地方事務時的心態。

青藏戰爭促使青馬聯合中央，但對雙方造成的結果卻大不相同。青馬獲得中央軍械、軍費的支援，在戰後充實軍備，擴充兵源，拓展勢力範圍，並提升在國人心中的形象，向中央展現作戰能力。中央面對國內嚴峻的局勢，無暇顧及西南地區的糾紛，藉由支援地方軍隊解決紛爭，但中央並未隨著戰爭將控制力伸入青海、西康與西藏，一直到1938年青、康當局與西藏展開會議時，中央仍處在「局外人」與「被動者」的角色，以「不必過於干涉」的態度面對地方事務。由於中央薄弱的控制

¹⁶⁶ 「蔣中正覆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阿汪堅贊、區批圖丹轉呈西藏噶廈電」，1934年6月1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8。

¹⁶⁷ 「蔣中正覆馬步芳電」，1934年6月1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8。

¹⁶⁸ 「賀光國轉呈劉文輝、馬步芳電」，1935年8月1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245。

¹⁶⁹ 「行政院抄送西康省政府關於辦理大金、白利案解決經過等情呈文致蒙藏委員會通知單」，1939年3月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頁2593-2601；「蒙藏委員會駐昌都調查員唐磊有關青藏和議經過之報告」，1938年9月18日，國史館藏，《行政院會議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062/1213。

¹⁷⁰ 「行政院長孔祥熙致馬步芳、劉文輝電」，1938年6月7日；「馬步芳呈行政院長孔祥熙函」，1938年6月9日；「劉文輝呈行政院長孔祥熙函」，1938年6月11日，國史館藏，《行政院會議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062/1213。

¹⁷¹ 「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參議高長柱呈行政院電」，1938年5月20日，國史館藏，《行政院會議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062/1213。

力，青馬在青藏戰爭後，仍享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處於半獨立的狀態。